

从“电子认亲”到青年群体家庭关系的数字化重塑

李怡然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个体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媒介化的发展, 推动了青年群体与家庭类短视频博主互动所引发的“电子认亲”现象的盛行, 而这一现象正在重塑青年群体维系传统家庭关系的模式。本文将通过剖析这一现象的成因与特点, 讨论其对青年群体家庭关系的影响机制, 通过分析沟通方式、责任观念和家族权力关系的变化, 指出由此带来的代际数字鸿沟、认知偏差和情感能力退化等问题, 并提出提升媒介素养、改进代际沟通等建议, 以期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促进代际和谐与社会适应。

关键词: 电子认亲; 家庭伦理; 代际互动

DOI: 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9013

1 电子认亲现象透视

1.1 电子认亲概念界定及内涵

“电子认亲”是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盛行的一种与家庭类短视频博主建立的情感互动行为。在短视频平台上, 以抖音博主“@和女儿分享日常”为例, 这对夫妇以亲切的父母视角, 与观众做出类似亲子间视频通话的互动, 加上满怀关爱的温暖表达, 迅速成为数百万网友的电子爸妈。此外, 抖音博主“@胡子爱吸猫”温柔的形象满足了网友对母亲的想象, 网友们在评论区以孩子对母亲倾诉的形式留言, 该博主以此发布“妈咪加油站”系列视频, 以某个网友的投稿为背景, 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安慰鼓励。这类博主以父母的身份发布视频与网友互动, 网友们也将博主视作自己的父母进行情感交流, 电子认亲的现象由此形成。

传统意义上的亲缘关系以血缘为纽带, 属于一种先赋关系, 具有必然性、不可选择性、惟一性、排他性等特征。^[1] 随着现代社会的变革, 青年人因求学、工作等原因与家庭产生地理分离, 使得他们对家的归属感也日益衰弱, 加上他们内心对理想化家庭的渴望, 青年群体的亲缘关系由此重塑。拟社会关系概念由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于1956年在杂志《精神病学》首次提出, 以此阐述电视观众在大众传媒接触过程中产生对媒介人物的反应, 将其作为现实的真实人物并产生情感依赖, 行动上产生积极支持的行为。^[2] 青年群体与电子父母建立的互动关系可视为一种拟亲缘关系, 短视频博主通过塑造理想化父母的形象, 与网友进行类似传统亲缘关系中的互动, 青年与电子亲人间呈现出亲缘交往的表征, 包括亲属称谓的使用、情感交互、虚拟陪伴等。^[3] 这种拟亲缘关系的构建满足了青年群体对家庭亲密关系的需求, 并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趋势。

1.2 电子认亲的特征

1.2.1 即时性

电子认亲源于互联网, 因此也具有数字媒

介的即时性特征。对博主而言, 可以及时获得粉丝的反馈, 并以此调整内容创作方向; 对于粉丝而言, 即时回应给予他们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从而增强了他们与博主之间的情感连接。同时, 这种即时互动也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 使得家庭类短视频更容易引发讨论和共鸣, 并进一步推动了电子认亲现象的发展。

1.2.2 情感性

电子认亲强调情感共鸣与理解支持。青年网友将博主视为情感上的亲人, 但仅仅是与其进行情感互动, 从中汲取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这个词最早出自营销学概念, 指的是顾客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4] 后来应用到实际的人际交往之中, 指的是给予他人带来舒适、愉悦的能力。短视频博主借助传播符号和技巧, 从而实现与受众的情感共鸣。

1.2.3 主动性

与传统亲缘关系的不可选择性相反, 电子认亲使得青年群体在亲缘选择中占据主动地位。年轻人可以根据视频内容是否满足自己对理想化家庭关系的预期而决定是否要选择其作为电子父母并建立拟亲缘互动关系, 后续也可以单方面决定是否维持这段关系, 因而实际上这种赛博亲缘虽然易建立但也更具流动性。

1.2.4 表演性

戈夫曼认为,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互动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表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家庭类短视频的制作与传播, 往往也是创作者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自我呈现和展演。^[5] 短视频创作者通过一定的制作与剪辑将家庭场景前置到观众面前, 短视频界面“前台”的表演满足了受众期待的内容与场景。

1.3 青年群体参与电子认亲的动因

1.3.1 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电子亲人间的互动的门槛。算法将电子父母的视频推送给有类似情感需求的年轻人, 他们在评论区互相留言鼓励, 形成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即时通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理距离对互动的限制,

使电子亲人间得以实现高频率的日常互动,例如,在某博主的评论区常有类似“爸妈,我今天好累”的倾诉,博主则回复“宝贝辛苦了”,这种近似真实家庭的相处,离不开即时通讯技术的支持。此外,平台提供的直播、连麦、打赏等互动工具,也能增强这种拟亲缘关系的真实感。

1.3.2 个体化需求

个体化带来的高孤独感与低归属感,促使青年通过电子认亲在更广阔的数字空间中寻求情感归属和意义感。拟社会交往在增加高孤独感个体的归属感和减轻孤独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有研究表明,孤独感影响个体的网络交往,孤独感较高者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来满足其归属感需求。^[6]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独自求学务工等因素使得青年一代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独感,而通过与电子父母的拟社会交往则会有效地缓解孤独感,增加归属感。

1.3.3 弱关系社交的轻负担

马克·格兰诺维特最早提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这两个概念,我们一般认为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人与人的关系紧密,有较强情感因素维系着的人际关系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7]显然,短视频平台上的社交属于弱关系社交,网友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交集,因而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自己现实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真心话,这种弱关系社交下的互诉衷肠极大地降低了维系关系的心理成本,让个体在获得一定归属感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有个人空间与边界,有效缓解社交过载的困扰。

2 电子认亲对青年家庭关系的影响机制

2.1 沟通模式的转型

电子认亲的实践让年轻人意识到,屏对屏的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面对面的沟通。传统的亲缘间的情感沟通大多依赖地理邻近,而利用数字媒介进行沟通,就可以近乎零时差地实现情感表达,使互动双方都获得一种在场感的替代性满足。

年轻人们受到与电子亲人相处的启发,把类似的沟通方式带回原生家庭,这种依托互联网的沟通方式让亲缘联结摆脱了物理的束缚,实现了“所想即所达”的即时响应,也极大地提升了情感交流的效率和亲密度。久而久之,这种数字化沟通模式会逐渐改变他们与原生家庭的互动方式。

2.2 责任伦理的重构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赡养父母、抚育子女等家庭责任的履行基于物理在场和血缘纽带,而数字技术创造了表达责任的新符号体系,将家庭责任转化为一种数字化义务。

在电子认亲的实践中,青年群体学会用数

字化情感符号代替现实情感表达,家庭责任履行也从身体侍奉等可见行为,转向数字化陪伴质量等隐性指标,例如,切身的情感陪伴可能被转化为视频通话的时长统计。由此可见,数字技术正悄然重塑家庭责任伦理的实践形态,把植根于血缘与在场的宿命性义务,转化为以数字符号和虚拟互动为载体的数字化义务。

2.3 权力结构的变革

电子认亲引发的家庭权力的变革,可以理解为青年群体借助数字媒介对理想家庭关系的尝试性构建。年轻人对数字技术更熟悉,可以反过来教长辈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活质量与办事效率,代际反哺使得长辈依靠血缘和生活经验建立的权威被撼动,青年也因此家庭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种转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旅游攻略、就医挂号等事情大多由年轻人决定,而父母也可能通过观察家庭类博主的内容,反思自己与子女的相处方式,并做出适当改变。两代人通过这样的互动方式,改变了传统家庭中长辈“一言堂”的绝对权力,推动家庭权力关系向民主化方向演进。

3 家庭关系数字化重塑引发的挑战与反思

3.1 家庭领域代际数字鸿沟的凸显

数字技术引入家庭领域后,家庭成员间的数字技术水平差异逐渐显现,代际数字鸿沟不断加深,成为家庭关系数字化转型无法回避的问题。长辈的数字素养整体较弱,不少人仍在智能设备操作方面存在困难,难以熟练利用微信、视频通话等数字工具进行家庭交往。此外,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网络用语或表情包,对长辈来说更是难以解读的密码,在线上沟通中,两代人对同一表情符号的理解常常存在偏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微笑”表情的解读,这通常是长辈表达友善的方式,但在年轻人看来却是一种嘲讽,这种错位理解容易造成亲子间的误会,甚至加深代际间的隔阂。原本被期待用来增进感情的数字技术,在代际数字鸿沟的影响下,反而可能成为情感交流的障碍。

3.2 赛博亲缘导致的认知偏差

电子爸妈是博主精心策划、演绎并剪辑出的媒介形象,与真实的亲子相处并不相同,他们往往忽视了现实家庭关系中的矛盾和不完美,仅仅向观众展示出家庭生活中温情的一面。这种媒介建构的完美形象,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提供情感慰藉,但长期沉浸其中可能导致受众对现实亲子交往的期望值产生偏差。^[8]

一旦这种虚拟的幻象成为青年理解亲情的参照,真实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性就会被掩盖,形成对家庭关系的认知偏差。青年以电子父母的标准要求现实父母,父母被动卷入“别人家

的父母”的竞赛,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抵触心理,双方的心理落差会削弱家庭成员间真实沟通意愿,代际隔阂也随之加深。

3.3 技术依赖致使情感能力退化

数字技术能够丰富家庭互动的形式,但却始终无法替代线下交流。线上交流难以实现线下互动的质量与温度,当子女渐渐习惯用视频通话、网购礼物来代替回家探亲,就可能会陷入一种“永远在线却深度缺席”的困境,即频繁交流却长期停留在信息传递和寒暄层面,缺少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家庭成员的联结在碎片化的高频交往中反而变得松散。

长期依赖数字媒介进行家庭沟通,也可能削弱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线上交流可以延时回复甚至选择性回复,家庭冲突因此被拖延解决,长此以往,家庭成员会逐渐失去直面冲突的勇气,情感表达与共情能力不断退化。

4 优化路径探索

4.1 提升家庭整体媒介素养

针对长辈智能设备使用上的困难,社区、老年大学等可以从微信聊天、网上办事、日常娱乐等高频生活场景入手,开展实操培训。年轻的家庭成员也应主动提供帮助,为长辈调大字体、清理弹窗广告等,降低其使用门槛。

青年群体则需要提高对互联网内容的辨析能力。电子父母可以带来短暂的安慰,却不宜作为衡量现实亲情的唯一标准,学校、家庭、平台等可以共同引导,让年轻人看到电子亲情背后的表演逻辑,鼓励他们回到现实中经营亲情,而不是只在屏幕里寻找情感替代。

参考文献:

- [1] 张进峰.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哲学新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01):52-57.
- [2] 陆晓明,戴晓耘.视频化生存与互动:vlog视频用户的动机与行为研究[J].未来传播,2022,29(06):83-96.
- [3] 马梅,阳书玉.“电子认亲”:青年与“电子亲人”的拟亲缘交往及情感劳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11):31-43.
- [4] 陶东风,王瑾,和磊,等.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J].文艺争鸣,2003(6):28-33.
- [5] 刘祥英.“电子认亲”:家庭关系赛博化情感交往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5,11(03):101-105.
- [6] 罗浩诚,杨秋寒,陈佳榕,等.社会排斥与大学生冲动性消费行为:名人崇拜的中介及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22,45(03):657-664.
- [7] 朱颜.家庭社会资本对女大学生就业意向的影响——以苏州某大学文科女生为例[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5,(32):136-137+144.
- [8] 宗昊,陈友华.“情境化断联”:青年“断亲”的媒介实践[J].传媒观察,2024,(05):101-111.

作者简介:李怡然(2001.01—),女,汉族,黑龙江嫩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

4.2 创新与优化代际沟通模式

应鼓励亲子之间理解代际差异,共同协商数字时代的家庭沟通模式。一方面,长辈应理解青年惯用的数字化表达并非情感敷衍;另一方面,青年在与长辈沟通时,也应有意识地将抽象的数字化符号表达转化为长辈更能理解的言语表达。

同时,在现实家庭沟通中,要积极融合线上与线下沟通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利用数字工具搭建家庭沟通的桥梁,引导家庭成员利用数字技术增进情感交流与共同参与感。但也要认识到,没有一种媒介能够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中的亲密感。所以,家庭成员仍要有意识地投入线下共处时光,在真实的物理空间和身体互动中深化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连接。线上线下混合式的家庭互动,既是对电子认亲中优点的扬弃式吸收,更是对现实家庭关系中复杂性的积极拥抱,有助于构建更健康的代际关系。

5 结论与展望

电子认亲现象的走红,反映出当代青年对理想家庭关系的主动追求。电子认亲的意义不只是让更多年轻人在虚拟世界获得情感寄托,更重要的在于将这种互动方式带回到现实家庭,创造出当代家庭沟通和情感互动的新模式。

电子认亲对家庭关系的改变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本文的分析仍有不足,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追踪访谈的方式,验证这种虚拟互动是否会真正影响现实中的亲子沟通。至于技术深度介入亲情之后,陪伴与归属该如何重新定义,仍需要未来更多具体的研究给出答案。